

上海演员： 邻里互助好像谍战片

其实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是清贫的，都和大家一样忙着抢菜团菜。

□ 口述 | 张芝华
记者 | 阙政
首发日期：2022年4月15日

我住在徐汇区的徐家汇街道，算是本轮上海疫情的台风眼。我们小区居民不多，只有一幢楼，大约160位住户。我在这里住了20年，封控一开始就报名做了志愿者。我不算很老，不好意思伸手去要物资要帮助。很多人都是这么想。

我的邻居王志华老师，他发现隔壁邻居老太太没有吃的，就把自己包的馄饨全部送过去了，约定好放在楼道口的消防栓这里，双方完全无接触，老太太拿个碗来端走，连指印都不会留下——感觉像拍谍战片一样的。

现在有一种误解，老百姓看到明星出来捐钱、义演，就会感觉明星钱很多。其实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是清贫的，都和大家一样忙着抢菜团菜。我们上影演员剧团也有同事隐姓埋名捐款的，是出于一种情怀。有时候明星被人骂作秀，我想大部分人本意是好的。

封控之前我在奉贤拍戏，听到消息，回来的时候就顺便从农户那里带了一些菜，想着吃五天应该没啥问题，是个富裕户了。

浦东封控的前一晚我也和浦东人民一样在囤货，拉了两拖车的洗衣液、卫生纸回家，我先生当时还说：“依狼额呀！”后来我才发觉这次囤货实在太英明，因为去做志愿者了嘛，没有防护服穿的时候，回到家只能尽量洗衣服，洗衣液消耗特别快。

我们徐家汇街道，从华亭宾馆开始就处在疫情重灾区。浦东开始封控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封控，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。我们居委会主任确诊阳性，3号就进了方舱。但是从发现阳性到转移走的那几天，他睡在居委会里，还给我们作线上指挥。他走了以后我们群龙无首，说实在是很慌的。我们楼里有六个志愿者，一开始主要是帮助组织居民核酸检测，每人领一张统计表，不能漏了一户一人。当时派给我们五天的单，五天里安排做三次核酸，大家都以为浦西封控持续五天嘛，到期就结束了。

前面几天做志愿者的时候大白的衣服还没有，就穿着那种



当上志愿者的张芝华，手机24小时开着候命。

蓝色的防护服，一出门就要和一百多人近距离对话，说良我心里也是害怕的，也怕传染给家人。后期大白的衣服来了，稍微安全了一点，但志愿者的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广——居民们开始缺少食物，我们楼里有不少是独居老人，以前都是子女双休日来送菜，他们不会团菜，其实我也不会，都要靠年轻的志愿者来帮忙。国家分配的物资也要有人去分派。再后来早上做抗原检测，下午做核酸，任务常常是半夜发来，要求一早完成，志愿者都是24小时待机的，我自己的手机也是24小时都开着，每天就听到手机叮咚叮咚响，一直能响到12点半。

我们小区一共发现2个阳性，5号出现一个，10号出现一个，10号那个12号刚接走，按照14天计算，我们的封控最起码要持续到4月25号。疫情逐渐变得超乎我的想象，一方面真的蛮难过的，觉得上海怎么会这样。

我自己祖上是从苏州到上海的，上海人追根三代都不在上海。我就希望来到上海做干部的人，别老坐在办公室，免得要封门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，这样的人是没法让上海人